

一只蜜蜂,为荠菜花专程而来

高峰

傍晚散步,在城墙根下,忽见坡上一团团碎白小花,走近一看,荠菜开花了。

荠菜开花了,就在我们山南海北地歌咏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时候。

果然,走出东门,来到绿意纷披的柏家台子、宋家台子,田埂地头,房前屋后,正是花的海洋,油菜花是大片黄色画布,杏花李花是白色边框,一只蜜蜂被我放大成一架无人机,而我更关心脚下的一大片一大片荠菜花,那是花的海洋。

去年冬天,下了几场出人意料的大雪,立春过后,就看到东门外的田野里有穿着花红柳绿的人,她们踏着残雪就开始挑荠菜了。荠菜经受严寒冰冻,将第一口“春暖花开”的新鲜奉献出来。等到雨水过后,各种野草疯长,争占地盘,荠菜夹杂其间,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。

或者说,荠菜善于伪装,跟它相似的有蒲公英、泥胡菜等,另外,荠菜生长,匍匐于地,如果野草稠密,就会被遮挡,躲过你搜寻的目光。

比如我在城墙根下,每天走来走去,都没有发现荠菜的身影,直到突然有一天,荠菜开出了团团簇簇的小白花,我才恍然大悟,那里原来有一窝又一窝的荠菜。套用一句名言,这个大地不是没有荠菜,是我没有一双发现荠菜的眼睛。

小时候在农村,大人太忙,没有功夫,挑荠菜都是小孩子的事。农村的孩子,如果小时候不识野菜,那是非常麻烦的。叫你挑荠菜,你手握小铁铲,臂挎小竹篮,蹦蹦跳跳出去了,结果挑回来的有可能是蒲公英和小鹅菜。所以需要在大人们的教导下,练就一双火眼金睛,一瞥就知道众

绿之中哪是荠菜,做到眼到、铲到,方能收获满满。

乡下人吃荠菜,简单粗暴,没有多少讲究。摘完洗净,与面同煮,谓之荠菜糊,与米同煮,就是所谓荠菜干饭,那样吃,方才酣畅淋漓,直呼过瘾。

在寿春城,我挑过三个地方的荠菜。东门外,城墙根和北山。我的经验是,北山荠菜味道最为鲜嫩。从豆腐村穿过,顺着昔日的寿凤古道,不一会儿到了十户庄,春寒料峭中,赭红色山土的坡岭石榴树下,已经有了点点朵朵的绿意。那绿的是野草,真正的荠菜,带着一身暗褐色掺杂一点铁锈红,很是看不上眼。正是这种荠菜,焯水过后,魔术变身,翠绿鲜嫩无比。所以说,荠菜跟人一样,它所处的环境不一样,长出的样子也不会一样。

东门口的荠菜最好认,整株是一个莲座状,每一支叶片都像一片羽毛,株肥叶嫩。而城墙根下的荠菜,因为得到高墙庇护,形成一种温暖的小气候,长得毫无节制,那叶片大得像铁扇公主手中的扇子。

北山的荠菜以小叶应对贫瘠、高寒,城下的荠菜以大叶张扬温暖、肥沃。

采摘荠菜讲究一个“挑”字,如果你光是揪上面的叶子,那是外行,荠菜讲究连根吃,我们需要它的根。根是白色的,也是我们辨别荠菜的方法之一,所谓的嚼得菜根香,荠菜根在香中能排得上,荠菜根营养好,味道鲜。

现在,让我以一只蜜蜂的姿态慢慢靠近一朵荠菜花。

惊蛰过后,有些性急的荠菜就要开花了,这个时候要抓紧挑啊,要不就赶不上吃了。

能够孕花的荠菜都是幸运者,它们躲过采摘,把另一种美奉献出来,虽然这种美毫不令人在意。先是看到植株的中心有了一根小小的花柱,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了。花柱的顶端盘踞着几粒花苞,每个花蕾都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细小花茎,花开四瓣,其色纯白,极细碎,星粒一般,四瓣两两相对,如果从上面俯瞰,呈现一个花十字。

荠菜开花了,叶片也跟着变了样,叶边锯齿粗硬,色泽暗淡,甚至灰不拉几的。因为它把养分和光鲜都让给了花朵,也让给了籽荚。它告诉你,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吃了。

记得小时候在乡下,小孩子们喜欢玩一种游戏:以五粒小石子或小泥团,先放在地上,然后轮番抛拾,开始从地上拾一粒石子,接着抛起,再拾一粒石子,瞬间又要接住,抛落,如此往复,从一到十。一次拾完并且都接住的叫“满轮子”,为胜;拾不完,丢了子,叫“死轮子”,为败,就要转让给下一人。参加人数三、五均可,抛拾的时候配有唱词,因此称之为“拾子歌”。唱词一般是从正月到十月。其中有句:“三月三,荠菜花,头不疼,眼不花。”

我是学中医的,知道这首童谣里有不被人注意的民间单方信息,就是春天遍地生长的荠菜能给人除病,让人延年!《寿州志》把荠菜列入“蔬类”。其实荠菜全草药。在瓦埠民间,至今流传,用荠菜花煮服治头晕眼花的单方。

“三月三,荠菜赛仙丹”。今年还没有到三月三,荠菜就开花了,所以说,荠菜有自己的活法,什么时候开花,不会按照别人的思路去生长。



野花之美

张彦英

野花都小,野花都好看。

在路上走着,偶然间瞥见一丛野花,或一枝野花,总会被惊艳。嗨!野花!总会驻足几秒钟,多看几眼。

是有一些心动。既是欣赏又是佩服。你瞧,野花那么骄傲,那么自信,那么乐观,迎着风,迎着光,十分潇洒地站着或晃着,那份洒脱和自在真叫人艳羡不已。黄的,是灿烂的黄,红的,是炽热的红,紫的,是典雅的紫,颜色皆格外亮丽。又因为小,总是不太引人注目,而一旦注意了,就会被吸引住。

“野花吐芳不择地,幽草吹馥宁只春。”从来没认真想过,野花是怎么落脚于此地的。无非是一阵风,无名的风把它的种子吹到了这里,从晚秋一直睡到深冬,再睡到初春,然后发芽,生根,长叶,开花。说着简单,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巧合,浪漫,自然也充满了挑战。有人说野花的花语是坚强,是啊,把漂亮、低调、自由和乐观往后排,将坚强放在第一位,是对野花最好的理解。一棵植物,弱小的生命,它如果不够坚强,在恶劣的环境里熬不下去,又何谈漂亮、低调、自由和乐观?

这世上,所有坚强的生命都值得我们敬仰。

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,去地里干活,总要经过一条土路。土路的两边从春到秋开满了野花,你方唱罢我登场,甚至土路上被车碾碾压过的地方都能长出野草,都能开出小花。和庄稼比起来,这些野花是极其不起眼的,什么时候都能看见,一朵两朵地开着,无声无息,无怨无悔,无忧无虑,无畏不惧,无拘无束。那时候视而不见,现在我有点想它们了。

“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?静静地等待,是否能有人采摘?”一首老歌这样轻轻地问着。现在,我可以毫不犹豫地,不为什么,也不为谁,野花肯定是为自己而开。我们不必自作多情,不必刨根问底,在繁琐的生活里摸爬滚打,首先是为自己,让自己过得自信,乐观,洒脱,温暖,然后再去问我能给别人做些什么。

精致的人生,也许不绚烂,不热闹,不轰轰烈烈。甚至偏于一隅,默默无闻。无妨,野花知道,或者冥冥之中,身体里的智慧密码早已告诉它,活着就是最美的。败了,也就败了,来年再开。

野花都小,你很难发现它们;野花都好看,越看越耐看。



目送中的隐形牵挂

马海霞

那年我要到外省读大学,为节约路费,父母决定让我自己去学校报到。临走前一天,母亲下厨做了几个“硬菜”,一家人吃了顿团圆饭。第二天一早,父母将我送到家门口,让大哥帮我提着行李送我到火车站。

后来和宿舍同学聊起开学时的事儿,她们都说报到前父母都耳提面命地对她们提出忠告:大学不许谈恋爱,要好好学习,吃好喝好,保重好身体……更有甚者,父母的约谈长达好几日,关于一人在外求学的各种注意事项,不厌其烦地重复再重复,而且她们都是由父母亲自护送送到校;有的父母还在学校的招待所里待了3天,等孩子熟悉了校园环境才踏上返程的。

相比之下,我的父母更像“假父母”,直到要离开家那天,他们也未曾对我有所交代,他们的态度告诉我,我离家千里和在家门口读书一样,不同的是回家的周期由一天变成了半年。

我问过他们,为何没有交代过我几句“临别赠言”,母亲说我就是个“小大人”,主意多着呢,用不着瞎操心。父亲戏谑我:“人小鬼大,家里数你读书多,脑子灵光,又伶牙俐齿,道理不让人,无理也能赖上三分,对这样的‘樊梨花’女儿,担心都是多余。”

我一直是父母“放养”的孩子,我曾一度认为,父母对我这种“儿行千里”的不担忧,其实是一种对我的漠视。后来父亲解释说,他和母亲对我的牵挂和担忧一点也不少,不过从不在我面前表达罢了。那天,大哥送我去火车站回来后对父母说,看见我见到校友自来熟的开心劲儿,他就知道我是一个巴不得踏出家门、不知道想家的“小没良心的”。母亲听到这些,紧张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了些。

父亲还说,我走之后的那几日,母亲非常牵挂我,还曾逼着父亲跑到邮局,往辅导员那里打了个长途,假装询问我的学习情况,其实是侧面了解我是否平安。

父母表面对我放任,但我心里明白,其实父母的担心和牵挂一直都在,不过是穿了“隐形衣”罢了。